

方寸的學通論

李一氓



仓修良著

齐鲁书社

方志学通论

仓修良 著

齐 鲁 书 社

方志学通论

仓修良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21印张 3插页 461千字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333-0176-5
K·24 定价: 10.50元

在州西一百二十里

右周州城在州西一百二十里

自少西至白土烽玉州十里萬里山七里

大城在州西一百二十里

大城在州西一百二十里

取之防奸殺至隋開皇十六年廢

四所古城

古師倉城 周圍二百八十步

右在州西一百二十里

其城崩毀其地猶存

古勃城 周圍五百步

右在州西北十里

春秋漢書卷九十六

漢書卷九十六

右在州西一百二十里

其城在州西一百二十里

古素城 周圍五百步

右在州西一百二十里

其城在州西一百二十里

其城在州西一百二十里

其城在州西一百二十里

吳郡志卷第二

吳郡范

成大撰

風俗

吳之士風晉俗隋志詳矣江南之俗火耕水耨
食魚與稻以漁獵為業雖無蓄積之資然而
亦無饑饉其俗信鬼神好淫祀父子或異居
大抵然也其大並習戰號為天下精兵俗以
五月五日為鬪力之戲各料疆弱相敵事類
講武宣城毗陵吳郡會稽餘杭東陽之

四明志目錄

六
見本志首

卷第一

叙郡上

沿革表

沿革論

境土

分野

風俗

郡守

卷第二

叙郡中

社稷

城隍

宋范成大《吳郡志》

四明山志

南上 聖孝 斷 訂

地 所 全 錄

男 百家 全 錄

名 勝

四明山 高二百八十丈 兩連 一 處 東 入 鄞 縣 南 接 天 台

北 色 野 中 華 書 院 上 行 門 之 左 開 山 以 通 日 月 之 光

故 城 四 明 司 馬 萊 曰 第 九 明 山 故 城 亦 有 會 稽 之 山

界 人 曰 烟 洞 治 其 初 地 名 天 台 山 故 城 亦 有 會 稽 之 山

天 台 山 書 院 五 縣 之 餘 地 名 天 台 山 故 城 亦 有 會 稽 之 山

北 口 四 明 山 周 圍 人 曰 烟 洞 治 其 初 地 名 天 台 山 故 城 亦 有 會 稽 之 山

清《台湾府志》《四明山志》

咸淳臨安志卷之十

行在所錄

學校

清王宮大小學

臺灣府志卷一

封域志

星野 沿革 建置 疆界 形勢 山川

通海

古者茅土之賜星羅棋布疆界相錯各有規方

毋或越焉厥後罷侯置守建都立縣即黑水流

沙靡題臺南之方亦不統於一尊時勢然也然

幅員廣必分封域其間或仰觀以辨疆畫或

封域

宋潜说友《咸淳臨安志》

题 辞

余始在弱龄，精治小学，好涉览乾嘉诸儒著述。稍长，读章实斋书，服其识议通达，足以矫当时学者溺于名物训诂之枉，自是卓然特立之士以补偏救弊自任者也。尝就其遗书各种，撮钞其精言要义而熟复之。自以为爱读章书者，莫我若矣。晚岁游历四方，与仓君修良邂逅桂林，其年方过四十，方任教于杭州大学。文质彬彬，蔼然可近。因与纵论学术，知其亦寝馈实斋之学，引为同好，相交益亲。后余数游杭州，得造其庐。观所纂述之文，充积几案。其于章实斋与《文史通义》，既有专著论列之矣。继是而治史学史，撰成《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以刊布于世。复从事方志学之研究，广搜博采，取精用弘，剖析源流，甄审得失，复为《方志学通论》数十万言。吁！何其多也，非兼人之力不及此！亦由君治学勤奋过人，故精进若是之速也。余以是益敬之重之。君所为《方志学通论》将出版，属余为序其书，余观其纲举目张，有条不紊，自来论方志者，皆不及此书之全备而精密。行见此书一出，沾溉无穷。今之新修地方志书者，又必人手一编，以此为津逮也。则君论述之功，岂可泯哉！余既服其难能，因书此以遗之，亦聊以志余赞叹之意云。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日 张舜徽

前 言

地方志是我国文化遗产中非常宝贵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我国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据统计全国保存的各种方志有八千五百种左右，共十一万多卷，占我国现存古籍十分之一左右。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为我们研究祖国的各地历史、地理、物产资源、风土人情、自然灾害等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材料。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民族文化中一个优良的传统，但是我们必须懂得，这种著作形式，与其它的文体一样，决不是成于一朝一夕，也不是成于某一人之手，而是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开始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完善，一出现便是一部完美的著作。它和谱学一样，都是史学的旁支，并随着史学的发展而产生和形成，乃至最后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方志学。因此，我们在研究方志的起源和发展时，必须把它放在史学发展的长河中进行探索，才能正确得出产生的原因，发现每个阶段不同的特点。关于这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提出，要把研究的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一书中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

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512页)。然而目前研究方志起源的某些文章，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脱离社会发展条件，抛开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重要社会因素，孤立地仅就某部书来谈起源，其结果自然不可能讲清方志的起源。学术思想是各个时代政治、经济的反映，各种学术文化著作，总要为特定的时代服务，方志的编修自然也不例外，这就是方志发展过程中所以会出现明显的阶段性的原因。所以我们研究方志的起源和发展，必须密切联系当时社会的条件，否则是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方志学和其它学科一样，有它自己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因此，不仅要研究方志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而且要找出它产生的原因和发展规律，总结各个时期的特点和编纂方法，以作到推陈出新，为今天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服务。从方志的产生到方志学的建立，是经历过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阶段还出现不同的名称，所记内容也是在不断变化、逐步丰富完善起来。这些变化显然都与当时的社会风气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既然学术思想是时代的反映，各种学术文化著作又都总要为特定的时代服务，因而也就必然要打上时代的烙印。所以我们研究方志发展史，必须密切联系有关社会条件，否则就讲不清各阶段的特点和名称、内容、体例的发展与变化，最多只能作些现象的罗列。

方志，顾名思义，它是以记载一方之事为内容的地方性著作，也就是前人所讲的“郡县之书”。由于它具有舆地著作一些特性，故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封建时代的目录学分类，都将它和一般舆地著作一样列在史部地理类。当时方志尚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这样分法是可以理解的。而目前研究方志

的论著中，普遍存在着另一个倾向，即把历来公认的许多著名的舆地著作都纳入了方志的行列，如《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读史方舆纪要》等等，有的甚至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也都称为方志。这么一来，历史地理学就完全被方志学所取代了。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妥当的，所以许多历史地理学家已经纷纷提出了批评。谭其骧先生1983年4月在洛阳召开的全国史志协会年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就已指出：“地方志不同于总志。地方志顾名思义是记载一个地方的事情的。地方志所记载的地方可大可小，大的一个省一种志，古代的大到一个州一种志，小的不管是一个县一个镇，也可以有县志有镇志。尽管可大可小，但总而言之是一个地方一种志。因为是记载一个地方的，所以地方志简称就叫‘方志’。

‘方’是对全国而言的，‘方’是总的对立体。凡是以全国为记载对象的，那就不能叫它地方志。清朝人编的《四库全书》，大家都知道，在地理类里头就有一部分叫总志之书，一部分叫方志之书，那就分得很清楚。凡是记载全国的，就在总志里头；记载一个地方的，就在方志里头。把各省的通志、府、州、县志叫做方志，这是很正确的，也是很科学的。可是这几年，我看到不少地方出版的地方志通讯一类刊物上所载的文章，往往把总志与方志混为一谈，这是很不应该的。我认为搞地方志工作的，有必要将这两个概念分清楚。《禹贡》是《尚书》的一篇，《汉书·地理志》是《汉书》的一篇，因为没有单独成书，所以《四库全书》里头当然没有把它列为地方总志；因为它不是一本书，但是它的性质无疑是总志。我们当然不能因为它不列在《四库全书》总志里头而不把它当成一部总志。各地的地方志都不应该追溯到《禹贡》、《汉书·地理志》上去。

要把总志和方志分清楚。”（《中国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五期《地方志与总志及历代地方行政区划》）谭先生的讲话很中肯，应当引起方志学界足够的重视。

方志的性质是具有“亦地亦史”的地方性综合著作，记载内容的多样性，就决定了它的性质既不是史，也不是地，而是介乎史地之间的一种边缘学科。尽管它原是史学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分支，经过长期的发展，它已另立门户，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只有充分认识这一特性，才能更好帮助我们在编修新志过程中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创新必须在总结旧志经验基础上进行，如果完全丢掉方志的特点而去创新，那编纂起来的也就不可能是方志。当然，社会主义时代编修的方志，必须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面貌，如果一切均依旧志体例篇目，内容很少有时代气息，自然也就谈不上创新。从方志发展的历史来看，每个时代的篇目、内容，总是反映那个时代的精神。我们现在提倡要创立社会主义时代新的方志理论，编修新型的方志。但如果对旧志的发展演变和旧志的编纂理论一无所知，新方志理论从何而来？新方志又如何编修？没有继承是决无创新之理，这是经典作家早已指出的。相反，我们对旧方志理论和编纂方法的探索、研究，目的正在于批判地继承，吸取其有益的东西，为编修新志、创立社会主义新的方志理论服务。

方志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我从事于中国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方志既是史学的一个旁支，所以我对它要分点精力进行研究。六十年代，我曾写过二十余万字的初稿，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部初稿连同有关资料和卡片全都丢失了，对我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损失。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通人和，百废俱

兴”，在党中央领导的直接关怀下，全国各地掀起了修志高潮。为了适应这一形势的要求，从1981年起，校、系有关领导要我给高年级学生开设“方志学”课，于是不得不重理旧业，从头做起。几年来又多次应许多省份和兄弟院校的邀请，为他们举办的方志讲习班、培训班讲课，所到之处，学员们都希望将讲稿印发。他（她）们的热切求知愿望，使我深受感动。就这样遂决心将自己对方志和方志学的看法、想法重新写成这部《方志学通论》。这样既解决教材之需要，又可供各地修志工作者参考。

要了解方志的发展演变过程和特点，是需要翻阅大量的各种类型的方志著作的。但是，要大多数人做到这点比较困难。因为有许多方志只有在全国比较大的少数图书馆方能看到，为了解决这一困难，我在书中尽可能多的抄录了有代表性的方志篇目。至于象敦煌发现的唐代图经，大家看到的机会就更少了。为了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唐代图经究竟是怎么样的东西，故将三部唐代图经残卷全文附上。

我是在吾师黎子耀教授引导下进入史学园地的，而对于方志学的探索，又是受黎师的启迪。他在六十年代初已经提出方志起源于两汉之地记，方志，是史学发展一个旁支，从那时起我就按此精神进行钻研。这次在重新撰写过程中，尽可能参考了所能见到的方志学界老一代的著作和新的研究成果，从中吸取营养，在此谨向先辈和同仁致以衷心感谢！当然，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对于具有争论性的问题，一般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限于学术水平和见闻，加之这又是一门新的学科，书中错误疏失，实所难免，衷心希望得到史学界特别是方志学界专家、方志编纂新秀和广大读者的指正。

书中所有表格除一幅由阙维民同志代为制作，其余皆为小女仓晓梅绘作或复制，她并参预了定稿后的誊写工作。一氓老人在百忙中为拙稿书写了题签，当代文献学家、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张舜徽教授撰写了题辞，还有许多师友为这部书稿的撰述提供宝贵的资料，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此书能够顺利的出版，自然更要感谢齐鲁书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在目前学术著作出版不景气的情况下，他们为我提供了出版条件，并为书稿提出了许多十分宝贵的意见，在此再次表示感谢！

仓修良

一九八六年春节于杭州大学

目 录

题辞	张舜徽
前言	1
第一章 方志的起源、性质和特点	1
第一节 方志的起源	1
一、关于方志起源的几种看法	1
1. 关于渊源《禹贡》说	2
2. 关于渊源《山海经》说	6
3. 关于渊源《周官》说	11
4. 关于渊源古代诸侯国史说	24
5. 方志多源论	26
二、方志应是特定时代的产物	31
1. 探索方志起源不能离开时代背景	31
2. 需要与可能	34
三、方志起源于两汉之地记	36
1. 历史观的变化促使人物传记的产生	36
2. 《史记》的诞生直接推动着人物传记的发展	40
3. 两汉魏晋的选举制度促使着人物传记的盛行	41
4. 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地方势力的强大是产生地记的社会基础 和政治条件	43

5. 地记是方志发展的早期形式	52
6. 《越绝书》不是地方志	61
第二节 方志的性质和特点	67
一、方志的性质	67
二、方志的特点	75
1. 突出的地方性	78
2. 编纂的连续性	81
3. 内容的广泛性	86
4. 记载的多样性	93
5. 鲜明的时代性	104
第二章 方志发展的三个阶段和四次高潮	115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的地记	115
一、魏晋南北朝地记发达的原因	115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地记概述	121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地记的内容	146
1. 表彰本地之人物	150
2. 记载地理之沿革	162
3. 描绘山水之秀丽	164
4. 叙述地名之由来	166
5. 介绍各地之水利交通	168
6. 反映各地之物产风俗	170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地记简评	172
1. 常璩和《华阳国志》	172
2. 习凿齿和《襄阳耆旧记》	188
3. 宋孝王和《关东风俗传》	196
第二节 隋唐的图经	199
一、隋唐图经发达的原因	200
1. 中央集权加强和地方世家大族势力的削弱	200

2. 东晋以来侨置州郡所造成的混乱是隋大修图经的重要因素	202
3. 修史制度与选举制度的变化对方志发展的影响	205
二、隋唐图经发展的概况	207
三、隋唐图经的内容	215
四、《沙州都督府图经》和《西州图经》	220
1. 《沙州都督府图经》	220
2. 《西州图经》	248
3. 关于《沙州地志》	253
第三节 体例趋于定型的宋代方志	259
一、记人述地再度汇合一体	260
1. 宋代学术空气的活跃对方志发展与体例的完善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60
2. 宋人研究当代史风气盛行直接推动记人述地再度汇合一体	262
3. 宋元方志作者已注意作志的目的性促使大量增加人文方面的内容	263
4. 许多学者参加方志的编修是促使方志逐步形成著述体裁的重要因素	266
二、宋代方志编修概述	267
1. 宋代方志编修十分普遍	267
2. 宋代统治者重视图经的编修	270
3. 方志的实用价值是方志得以迅速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	273
三、方志体例趋于定型	277
四、宋代方志述评	297
1. 范成大和《吴郡志》	299
2. 罗愿和《新安志》	300
3. 梁克家、陈傅良的《三山志》	303